

文化史料

丛刊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文 化 史 料

(丛刊)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1980年8月第一版·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印张: 8·1 字数: 183,000

印数: 10,000册·定价: 0.75元

统一书号: 11224·4

内 容 简 介

《文化史料》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一本文化史料选辑。它是以戊戌以来我国文化界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为内容，由当事人或知情人用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的史料。因此内容翔实具体，情节生动，是一批有价值的史料。

第一辑共介绍六位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史料，其中包括程砚秋夫人果素瑛写的《往事追忆》，著名电影界人士张石川夫人何秀君写的《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写的长篇生平回忆录《铁马响叮当》，此外还有回忆徐悲鸿、欧阳予倩、白玉霜的史料。全辑约十八万余字，并附有一组照片。

《文化史料》丛刊编辑者

（按姓氏笔划顺序）

马彦祥	孔罗荪	刘开渠	沈从文
吴作人	吴世昌	张毕来	张西洛
张世龄	周士观	贺捷生	黄药眠

目 录

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陈叔通（1）

往事追忆

——记砚秋生平……………果素瑛（4）

师事程门记……………赵荣琛（40）

难忘的回忆

——记程砚秋与周总理、任弼时的初次会见……王吟秋（68）

徐悲鸿的少年时代……………廖静文（74）

回忆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黄警顽（81）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回忆我的父亲欧阳予倩……………欧阳敬如（91）

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何秀君（110）

回忆母亲白玉霜……………李再雯（166）

铁马响叮当……………常书鸿（181）

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

陈叔通

若讲我和砚秋认识的时间的话，我还是与兰芳认识得最早，御霜（即砚秋）是经罗瘿公先生^①介绍才认识的。我对御霜没有恭维话。我向来与砚秋讲话是没有好话的，当面总是批评他，可他说：我就喜欢听。

砚秋的一生是受压迫的一生。记得砚秋曾给张作霖演过堂会戏，张的手下人把他的戏安排在张吃午饭后，戏码也是很素净的，而把名角的戏放在张吃饭之前。谁知张欣赏砚秋的戏，饭可以摆出去吃，鸦片可以拿出来吸，等砚秋唱完了，张却要睡觉了，搞圈套的人们倒落个适得其反的结果。

砚秋挂头牌是上海到北京。余叔岩把砚秋带到上海唱倒第二。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上海军警同余捣乱，余自己偷偷买好一张火车票溜回了北京，把砚秋乾搁在上海。罗瘿公先生把我找去问如何办。第一舞台建议是否要砚秋顶下去，罗公很慎重，考虑再三拿不

^① 罗瘿公，名惇霖，字谏东、敷堪，号瘿公或瘿庵僧，又称椅移居士，广东顺德人，于一八八〇年生于京师。父家劬为清翰林院编修，幼承家学，及长学于粤广雅书院，后从康有为游，与陈千秋、梁启超同列高第。袁世凯称帝，公与立帝制者不合，遂纵情诗酒，注重梨园，独赏艺徒程艳秋，为之仗义献身延师学艺，凡事亲自扶掖，倾心血于其艺事，培育达九年之久。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因患肝病不幸故于京德国医院，享年四十四岁，葬于京西山四平台。公之著述除诗文和诸种史笈外，有《鞠部丛谈》二卷及《红拂传》、《青霜剑》等新剧十数种。

定主意。大家主张问问砚秋本人的意见。当时，程大概是二十岁还很年轻，他却回答说：“若是问我，我就要顶下去。至于有没有把握，看卖座怎么样吧”。于是舞台挂出了牌，说明因为余叔岩大老板患病，乃叫程砚秋挂头牌。我私下问砚秋到底有无把握，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真个是有胆量的，结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满座。所以后来我对他说是余叔岩给了你一个好机会。

军阀张宗昌也邀砚秋演过堂会戏。一天，张约砚秋去谈话，谈完后给他现钞六万元，砚秋坚决不收，张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张是强盗，也是盗亦有道，他亦不得不称赞程砚秋是好男儿。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砚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结果沪上小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尽管有钱的人捧他，他也不买账。在上海给砚秋写信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女人勾引他，对此，他一概置之不理；一种是穷困告帮的，对此，他则把来信者的地址一一记下。砚秋与我一起出门时，拿着钱就按信的地址往里弄里一钻，也不留什么回信，只是送钱帮人，这是经常的事。程砚秋对有钱的人是骄傲的，对贫寒的人是同情的。

砚秋为人正直，但是这个评价仍嫌一般，他的为人可改两个字，至少应写刚正，他吃亏在刚，好也在刚，唱里有刚。砚秋是一为刚，二为洁，即孤洁也。他确实是在下乡以后，热爱劳动生活，正象砚秋在日记里所记“劳累终日，饱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作了工，乐得其所”。砚秋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表示与城市士大夫处之不泰然，反之，与“乡野之辈”相处融融，真的是趣在农民不觉其苦。后来他又办了农村学校。砚秋热爱劳动人民是一根红线贯穿着的，这对他以后接近党是很有关系的。砚秋在北京围城中画梅

一枝，附诗两首曰：“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几分春”。我回信说这两句诗很好很好，最好题在画上。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硯秋就唱了三天戏，以示庆贺。他的诗是喜欢共产党的，凡是被压迫的人对共产党都是表同情的。他不靠什么山。硯秋在解放后曾讲过：“什么宗什么派，我全不加入，要加入，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硯秋一生受压迫，对劳动人民同情和热爱，解放后对党愈加爱慕和接近，并决心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后终于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要突出描写的。

硯秋是不假声势的，他完全是靠艺术打出来的。他主张戏曲要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青霜剑》一戏就是讲这个。王瑶卿这位先生是真负责任，硯秋的戏每场必听，硯秋征求他的意见，常常讨论到天明。《锁麟囊》一戏是集其艺术大成的，戏的内容是有些问题，硯秋也很想改。他交出本子一年多，自己提了意见，结果是没有给他改。过去这出戏在上海一唱，是任何人打不倒的。后来就是这出戏不叫他演，不给他改。《锁麟囊》这出戏艺术上是很高的，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

硯秋对地方戏有深刻的体会，得力于此甚多。当然，电影、外国歌剧等，诸如此类，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但要突出地方戏对他艺术的影响。

现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戏，但不能教别人戏，这点我不晓得，后来听说硯秋讲课，讲得好极了，能唱的不一定能教，而他既能表演，又能教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陈叔通口述 程永江整理

一九六一年

往事追忆

——记砚秋生平

果素瑛

我与砚秋同庚，都是生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我俩十八岁订婚，十九岁正式结亲，那是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间的事情，也正是砚秋刚刚出师独立组班并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两人艰难创业，一起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的风风雨雨，满怀欢欣地迎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在共同生活的三十五年中间，互相信任感情甚笃。他若不是因为急病过早地离开我们，他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到今年恰是七十六周岁了。砚秋为了人民的戏曲事业奋斗一生，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正要实现其多年努力而未完的戏曲改革计划，谁料到他在紧张的准备率领中国京剧团赴北欧访问的前夕，却突然倒下去了，一想到此我心里就很难过。算起来，砚秋逝世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了。他的遽然病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太沉重了，在刚刚举行完追悼会以后，我就一头病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我暗自想不如紧跟着他去了，但是转念一想不行；我的两个儿子还远在国外，这么多孙男弟女还没有长大成人，怎能舍得丢下他们，再说决不能让人家说程砚秋一死程家就从此完了。我要振作起精神支撑下去，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砚秋，更对不起总理和贺老总对砚秋的一片苦心培养，我不争别的还要争口气呐。自打砚秋逝世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他的徒弟都

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砚秋的前辈人全不在了，他的同辈人也所剩无几。前年，我的长子回国探亲时，要求我谈谈程家的家史，把录音放给孩子听，为的是叫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落叶归根嘛！趁我身体还好，把自己知道的往事告诉后代，好让儿孙们了解前辈创业是何等不易，要保持住好的家风就更难更难呀！

我家本不姓程，亦非梨园世家

砚秋本不姓程，他是满族正黄旗人，在旗的是指名为姓，他最早的官名叫承麟，出师以前由恩师罗惇齋（字癭公）先生作主把旗姓的“承”改为汉姓的“程”，最初的艺术名也不是砚秋，而是程菊依，以后又改称程艳秋，字玉霜，最后才改为程砚秋，字御霜。这改名的经过和其中的涵义以后还要专门谈的。

砚秋的先祖也不姓承而是姓李，听婆母讲，我家的祖籍在东北吉林长白山，今吉林省通化、临江一带。原来家藏一张文牒，是用宽达一指长尺许的白毛头纸书写的敕令，上记巴特鲁兵远征朝鲜的事，表彰了先祖的战功。陈叔（通）老看了这张文书连说这是好东西，嘱咐我要加意保存，可惜在扫“四旧”时把它同家谱一起烧掉了。先祖后随老太罕（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用婆母的话说就是“揪着龙尾巴来的”，打仗战死，皇上赐金头葬在北京德胜门外小西天，是无头葬。这块老祖坟也是八旗兵进关后跑马圈地占的。过去有人考证过，说乾隆朝的英和是砚秋的五世祖，张次溪先生^①在《程艳秋

^① 东莞张次溪，戏剧史料编辑家，曾精选梨园笔记二十八种辑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一书，又撰《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及《北京梨园掌故长编》，著有《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及诸伶传记多种。

传》里也有“满洲煦斋相国五世孙也。父袭旗营将军职”的话，不知考证的对不对，不过家里确实保存有一方“四代翰林之家英和之印”。砚秋曾祖父阿昌阿，曾祖母王氏也是官宦门弟，传到他父亲荣寿仍然是世袭爵禄，住在德胜门里正黄旗界内的小翔凤胡同老祖宅，砚秋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的公公荣寿（约生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甲寅，故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是独生子，外号“荣胖子”，与荣福、荣禄同辈。他不愿意到内廷当差，便把爵禄让给了叔伯屋的二弟荣福，自己成天价提笼架鸟养狗抓獾。公公的前妻受婆婆气积郁成病，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也没有留下儿女。我的婆母托氏（约生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甲子，故于一九四〇年二月）是续弦，娘家没亲人，只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妹妹也故去了，与我婆母的娘家父母一齐埋在程家的老祖坟了。托氏婆母养了四个儿子，长子承厚（后改名程子明）、二子承和（后名程佐臣）、三子承海（后名程丽秋），砚秋行四，年纪最小，原名承麟。家里是公公当家，他总怨婆母不会过日子，婆母后来常说：“我买点针头线脑的跟你公公要钱，他老拿算盘子儿抠我，可他整天拿枪满地打猎去，腰里掖着元宝辫子，就是不给我一个子儿”，这老夫妻俩总吵架。

砚秋出世不久，也就是怀抱刚刚会叫爸爸，公公却得了个肚子痛的暴病，没有几天就死了。那时家底还挺厚，公公身后留下不少房产，砚秋的大哥和二哥在皇宫禁卫军里当差拿钱粮，日子还算可以。公公一死，我婆母也想得开了，常带着两个小儿子撒开了去南城看戏。那年月，天一擦黑，正阳门、宣武门就都关了城门，家在内北城住，去南城戏园子听戏就得在外城住店打尖吃饭馆，反正砚秋的二哥已经娶亲，有二嫂尹氏看家，婆母更放得下心。什么谭叫

天啦、①路三宝啦②、汪笑侬啦③，那戏一听就是好几天。硯秋和他三哥看完戏回家，就爬上房顶披着衣裳学着舞台上的样儿唱呀跳呀，学这学那。除了看戏，就是跟邻居的孩子们到后海洗澡，整天游泳，连梳小辮儿的红头绳都给洗白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过了没有两三年，家境就越来越不济了。寡母孤儿再没有别的进项，光靠公公的世袭钱粮，二爹（按：旗人管二叔叫二爹）是掌握发放钱粮的差事，婆母成天出门去找荣福要钱粮，回家来总是两手空空，埋怨荣二爹不给钱，说他卡寡妇孤儿的嗓子眼儿。小翔凤胡同的老宅院维持不下去了，就开始搬家。听婆母讲，刚从小翔凤胡同迁出来的时候，还拉了十几大车的东西呢，可见那时的家境并不算太坏。先是搬到北京西郊海甸西的小营，以后前前后后又搬了七八次家，真是越穷越搬家，搬一次穷一次。等到搬到了南城天桥大市（又叫穷汉市），就完全变成了赤贫了。硯秋说过，当时住在大杂院的一间又黑又小的破瓦房里，家里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除了炕上的苇席和几床破被子，再没有什么财物家俱了。大哥和二哥从禁卫军退役，成天游手好闲，根本不管家里死活，老太太只得靠自己揽些针线活计勉强拉扯着两个小儿子苦熬岁月。硯秋那时也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六岁孩子。

① 谭叫天，京剧前辈谭鑫培之别名，为别于乃翁谭志道“老叫天”，均誉之为“小叫天儿”，湖北江夏人，生于一八四七年，逝于一九一七年，名金福，字望仲，堂号英秀，坐科金奎班，初习武生，后专工老生，为京剧革新家之一。

② 路三宝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旦角演员，梅兰芳先生曾从其学《醉酒》的身段。

③ 汪笑侬本儒生曾举于乡试，善诗文，后入梨园，初习小生又改为生角，以《哭祖庙》、《马前泼水》诸剧为最擅长。尤能自行编剧撰有《党人碑》、《献地图》、《刀劈三关》等剧，自号伶隐。

卖身学艺，童年不堪回首

同院住着一位唱花脸的，姓名记不得了，看这孤儿寡母可怜，说承麟这孩子模样俊，不如去学戏，放他一条生路，将来兴许混得出来，老太太总还有个指望。这样，托戏剧界唱花脸的先生介绍，写给了荣蝶仙为徒，七年字据，开始一年不计在内，加上帮师一年，前后共须学徒九年。荣蝶仙是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班坐科，工刀马旦，他是王瑶卿先生的亲戚，荣的爱人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外甥女，当时住在南城魏染胡同。砚秋从进了师傅门，荣也不教戏，把他当小听差使唤，荣的脾气很暴，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婆母去师傅家探望，知道这情形很不放心，再托出介绍人来跟荣蝶仙说，不给我们孩子学戏，不就把孩子耽误了，这样，才开始让砚秋学戏。开初想学武生，因为年岁大了骨头变硬了，又改学武旦和花衫。砚秋为练功受的罪就不能说了，整天脚上绑着木跷，跑街干活都得踩着，晚间上床睡觉也不准拆下来；伸腿窝腰练基本功时，有时师傅在外面受了邪气，回家拿徒弟撒气，还没等砚秋练完功把筋骨蹀跹开了，就劈头盖脸一阵痛打，日子长了，他的大腿后侧就淤起许多血疙瘩。直到一九三〇年，砚秋到欧洲考察戏曲音乐的时候，才请德国的外科医生开刀治好这童年落下的毛病。后来，师傅看砚秋嗓子不错，又决定让他改学青衣，是请陈啸云先生^①还有一位姓吴的先生（姓名忘了），给开的蒙，边学边唱边给师傅效力，唱的都是堂会戏，经常在南城浙慈馆^②演出。砚秋的基本功学得扎实，

^① 陈啸云，晚清著名青衣演员，为四喜班二路旦角谢双寿之徒，自光绪九年亦在姚增禄领班的四喜班演戏，与同班之余紫云、罗福山、吴凌仙、戴韵芳诸名角先后齐名。

^② 浙慈馆，为北京前门外东大街著名票房《春阳友会》的所在地，樊迪生先生曾主管，余叔岩倒嗓时期亦多在此票戏。

嗓子也好，年轻时唱戏，外面有个外号，说他唱的像“陈石头”（按：指像陈德霖先生）。硯秋还在师傅门就开始变嗓，记得我父亲果湘林先生管过几次堂会，一次，回家对我母亲说：“我管了一档子堂会，不知道是谁家的男孩儿，唱的是《玉堂春》，听他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可真不错，有出息！戏完后开份的时候，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父亲不识字也不晓得他是谁，后来我们看《群强报》上的戏单，才知道父亲夸奖的那男孩子就叫程菊依，这是硯秋最早的艺名。

恩师罗瘿公和王瑶卿先生

在硯秋变嗓的节骨眼上，荣蝶仙接了上海戏院的包银，这时硯秋要是强挣扎着演出，嗓子没完全变过来就会毁掉，今后就甭想再吃这碗戏饭了。广东顺德名士罗瘿公先生经常看堂会戏，很早就注意到了硯秋这个后起之秀，听说此事非常着急，他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托出人找荣蝶仙谈，愿借六七百银元为硯秋赎身，算是把他从师傅门接出来了。

诗人罗瘿公先生为了培养硯秋真是熬尽了心血呀。他老人家在北芦草园租了所房，把硯秋的母亲、兄嫂们从天桥大市接到那里，延请中医为硯秋调治嗓子，请乔蕙兰先生^①教昆曲，九阵风（阎岚秋先生）^②教武工和大小五套刀枪把子，亲自给他开讲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安排看戏和电影的功课表。硯秋的文化程度本就不高，只是五、六岁时上过一年私塾，因为家贫又被迫辍学，他以后

① 乔蕙兰，字勿仙，吴下人，佩春堂弟子，工崑旦，擅长《挑帘》、《裁衣》、《刺虎》、《风箏误》等曲。颇有声名，梅兰芳亦曾从其学昆曲。

② 九阵风，为著名刀马旦阎岚秋先生之艺名。

在文化艺术上能够获得大的成绩，主要是罗瘿公先生在这阶段给他打下的基础。在旧社会许多京剧演员吃亏在没有文化，学戏主要是口传心受，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么唱，自己看不懂剧本唱词，更不用说分析剧本研究人物角色了。罗先生深知这是个弱点，就下力气教砚秋学习读剧本，这样，既学了文化，又熟悉了剧情。

砚秋得益于王瑶卿先生^①的地方极多。从师傅荣蝶仙先生的线上算，他管王老夫子叫舅老爷。王先生爱才，说砚秋是块好材料，砚秋也非常敬爱瑶卿先生，爷俩很投缘。在他住在北芦草园的那阵子，他经常去的地方除戏馆、电影院之外，就是三处：一是长巷头条的广州会馆—罗瘿公先生的寓所，一是大马神庙太原王宅，再就是北芦草园梅兰芳先生的家。砚秋几乎每天“长”在大马神庙王家。瑶卿先生家里的内行外行朋友川流不息，每日都是高朋满座；王老先生又好贪晚，砚秋在一旁伺候着，直耗到客人散净，瑶卿先生吸足了烟精神头上来了，才兴致勃勃地给砚秋说点戏，教几段唱腔，这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等从大马神庙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钟。我同砚秋结婚以后，他也总是天天到王大爷家学戏，如此从无间断，我和婆母就在家里边作活边等着他回来，陪着砚秋一块熬夜。

^① 王瑶卿，原籍清江，后因久住宛平遂转入宛平籍，为光绪年间著名武生王彩林先生之子，名须生郝兰田之外孙，由田宝琳先生开蒙，十岁时父故，家道渐中落，乃入三庆班从崇富贵学武旦，后改从谢双寿习青衣，十四岁在三庆班“借台演戏”，甲午间数次入宫承差，得益于内廷供奉时小福颇多，后搭小鸿奎班演戏，渐露头角。光绪丙申丁酉间搭入福寿班，与旦角陈瑞麟、陈德霖、胡来仙同班演出，以《虹霓关》等戏为最拿手；倒仓复原后，经岳父杨桂云介绍暂搭四喜班，庚子乱后，与陆华云、胡来仙、陈德霖合股再起福寿班。瑶卿先生戏路极广，富有革新精神，对京剧旦角的做工、唱工、扮相和剧目、戏词均做了重大改革，后又倾力于培养后起之秀，诸多著名旦角皆受业于古雷轩门下，实为前继胡喜禄、余紫云，后开创四大名旦新路之重要京剧革新家。

硯秋十五岁那年，经罗瘿公先生介绍拜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梅先生给他说了出一《醉酒》，恰巧南通伶工学校成立典礼请梅去庆贺，梅先生有事不能去，就叫硯秋代表他去演。演的是《醉酒》，这是硯秋倒嗓以后第一次登台演唱。这样，硯秋在罗瘿公先生的悉心培育下，不到七年就提前出师了。他没出师的时候，家里一天一个急，婆母三天两头到前门外关帝庙烧香求神，盼着儿子早出师好赚钱养家，后来跟包的回来告诉说老四要出师，这才放了心。可是，这是跟人家银行借钱“赎师”，把嗓子调养好就得赶着搭班唱戏，好挣钱还亏空。他先搭的余叔岩先生的班^①，跟余合作唱《打渔杀家》、《御碑亭》木之后又同高庆奎、朱素云一起组班^②，最后由罗瘿公作主才独立成班。硯秋最早是在北京三庆园，后在南城粮食店的中和园和华乐园演出，罗先生自己编剧本，王瑶卿先生导演，一年准有几出新戏路演，像《梨花记》、《龙马姻缘》、《琵琶缘》……十八岁那年，也就是我和硯秋订婚的一九二二年，罗瘿公先生带着硯秋第一次去上海演出，在亦舞台一炮打响了，这就为以后多次赴沪献艺打下了基础。硯秋这最初的成功，确是罗瘿公、王瑶卿先生花费几年心血培养，也是许伯明^③、袁伯夔^④、周梅泉、樊

① 民国八、九年（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程搭余叔岩、梅兰芳先生合作的《喜群社》。

②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程搭高庆奎、朱素云先生的《庆兴社》演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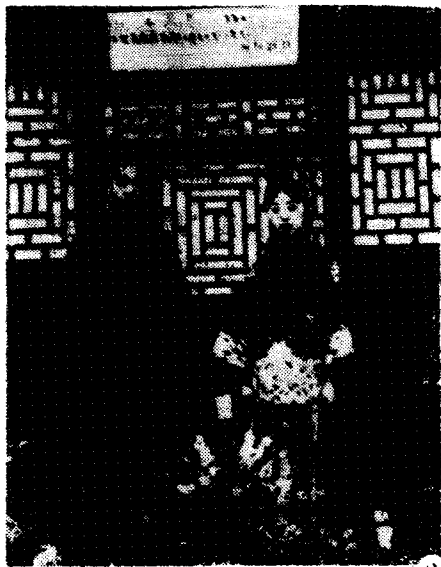
③ 许伯明，原任中国银行驻北京分行行长，与罗瘿公先生极交好。

④ 袁伯夔，祖籍湖南湘潭县，名思亮，字伯夔，号莽安。父树勋曾于京津居官，后任清两广总督，膝下六子，伯夔居长。伯夔曾任官职于印制局，擅诗文书法兼通文艺，为沪上“三八会”（逢每月之三、八口沪上各诗人文士齐聚一堂谈诗论画，故称“三八会”）之倡导人，与周梅泉、陈散原、陈夔龙、钱冲甫、况夔生、谭延闿、袁师南诸名士过从甚密。伯夔暨“三八会”诸公与罗瘿公极交好，于沪上鼎助罗、程极力。

之山^①、陈叔通诸位前辈好友多方爱护的结果。

程果的婚事和果余两家的家史

我和砚秋^②的婚事是由梅兰芳先生早故的夫人王明华女士作的大媒。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戏曲界都是套连环的关系，论起来我娘家母亲与梅家还是亲戚呢。梅大奶奶王明华是王毓楼的亲姐姐，王少楼^③的亲姑姑，她管我母亲叫大姐，我们称呼她为舅妈。梅家老祖母的女儿，兰芳的姑母，嫁给秦稚芬先生，她与我母亲性情很相投，经济上有拮



程砚秋与夫人果素英结婚合影

据也互相通融，我母亲叫她老姑，我们称她二姑姥姥，老人家膝下有三女一子，她的儿子秦叔忍先生，跟我们一起在大外廊营我家的

① 樊樊山，名增祥，字云门，自号樊山老人，湖北人，晚清进士，出为县令，后迁陕西布政使，辛亥官江宁布政使。民国前后北还，与京师诸名士游，常涉足梨园，赋诗以赠诸名伶，又撰《盘龙剑》、《后义妖传》等皮黄剧本。樊山老人卒于北京，享年八十有。

② 王少楼，字兆霖，武生王毓楼的长子，梅兰芳的内侄，九岁入斌庆社坐科，并得家传及高庆奎、张春彦、李鸣玉、李洪春诸先辈的指点，十七岁拜余叔岩为师，能伐六十出，一九三〇年始与程合作。

私塾读书，我们都叫他小三舅。在我十五岁那年，我和大姐到前门外骡马市大街大吉巷一家私人教授机绣缝纫的班社学习，梅大奶奶和王惠芳先生^①的两位妹妹也去那儿，我们坐人力车去，他们坐轿车去，天天见面相处很熟。惠芳与兰芳是表兄弟，记得惠芳的四妹嫁给了迟家，五妹许配给黄润卿先生^②，老妹妹是尚小云先生的续弦夫人。

硯秋经罗瘳公介绍对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因为都住在北芦草园（按：梅家最早住在李铁拐斜街），所以经常去梅宅。师娘动了给徒弟提亲的念头，就亲自来我家说亲，开头说的是我大姐。春初还穿夹衣的时候，借梅家老太太过生日“过串望”的机会，请我母亲带着我大姐，程家老太太领着硯秋，都到梅宅去相看。我母亲看到硯秋后回家就说他：“个头儿挺高，小眼睛，模样儿还不错”，“光看相貌不行，还得看看台上演的怎么样”。我大嫂的娘家父亲杨振廷先生，是给硯秋剧团打鼓的，一听说要去看戏，马上在华乐园给订了个包厢，我父母亲全去了，看的是《宇宙锋》。我父亲看戏时说：“瞧着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唱念作派还不差”。谁知以后，这门子亲事却搁下不提了。原来是梅大奶奶出主意说果家大姑娘长得没有二姑娘漂亮，又改变方针执意要提我的亲了。为了这梅大奶奶二次来说亲，我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相看了。不让瞧也没有关系，罗瘳公先生办法多，去泰方照像馆找了一张我家“全家福”的合影给硯秋，他看了很愿意。我母亲拗不过梅大奶奶，只好跟大媒讲条件，提出我家姑娘小，人挺老实，程家哥儿们多，不能一块住让闺女受委屈，进门就管家。梅大奶奶把话带过去，罗瘳公先生和

① 王惠芳是梅兰芳先生姑母的儿子。专工青衣，为著名旦角演员。

② 黄润卿先生亦为正工青衣演员。